

## 萬瑪才旦短篇小說

### 萬瑪才旦短篇小說集 2016 年法譯袖珍本前言修訂版<sup>[1]</sup>

*Brigitte Duzan*

[萬瑪才旦](#)憑藉出色的電影作品聲聞遠播：他是首位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藏族導演，並在十年內領導着真正堪稱「作者電影」的藏族電影，成為中國的先鋒。

更了不起的是，1969 年出生的他出身自青海省（根據歷史，西藏以往稱之為安多）小村莊裡一個藏族農民家庭，是家中唯一完成學業的成員。

然而，他最初主修文學研究，他的電影亦十分倚重他的編劇功力。他先於蘭州（甘肅）西北民族大學畢業，主修藏文，該校亦已成為該區藏族知識分子的搖籃。他期後擔任地方行政單位的翻譯，同時於九十年代初期，開始撰寫和發表短篇小說。

這批以藏文編寫的早期作品散發着濃濃的藏族鄉村、人民和文化氣息，呈現出作者四周的世界；然而，他的世界是內觀的世界，充滿了深刻細膩的個人風格。可是，這些早期的故事往往都是形式實驗，風格迥殊，此段時期末的作品，更從貝克特的荒誕跨越至藏族的魔幻現實主義。

千禧年之後，他的寫作風格有所進化，並逐漸改以隱晦的手法刻畫當今藏族社會，以及這個社會在現代衝擊下所發生的各種日常問題：思想和日常生活都深受宗教影響的人們，因受到官方打壓而出現深層次的存在和身份危機。

與此同時——貝克特風格再度回歸——[萬瑪才旦](#)在藏文、中文、藏文之間遊走，並將自己原本以藏文書寫的故事大量中譯，直至最後選擇僅以中文寫作——這個選擇的理由，他也已從實際和語言角度解釋過。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寫作雖然越來越頻繁，他署名作品時，用的卻是本身藏名的注音，而非中文翻譯，以（重新）確立他的藏族導演身份。

萬瑪才旦至今出版過的短篇小說約六十篇，部份經編輯後收錄於數本書集中（藏中皆有）。此法譯本為首個外文本，而英文及日文版本亦預計指日可待。

本小說集按照作者建議挑選和收錄了七個短篇故事，呈現作者於 1999 年至 2012 年期間寫作上的有趣演變。其中寫於 1999 年至 2002 年間的三篇故事翻譯自藏文，另外四篇則是最近期的中文作品，分別於 2011 年和 2014 年兩本合集中發表。在閱讀的過程中，與語言轉變平行出現的風格轉變會變得相當清晰。

第一個翻譯自藏文的故事〈崗〉首次發表於 1999 年，經常被認為是融入了藏族語境的魔幻現實主義<sup>[2]</sup>：這個悲傷的故事講述人們對神山和山中神明的古老信仰逐漸式微，神山和神明被設計成旅遊景點，故事中神秘和超自然的氛圍，使人聯想到從佛教誕生之前就開始流傳至今的信仰。

〈人與狗〉利用超自然和諷喻的元素，建構出一個現實主義性質的故事，描繪牧民與羊群在西藏高山中過着孤寂而淒涼的生活，時刻遭受自然和野獸——故事中的狼——威脅。

第三個翻譯自藏文的故事——〈尋訪阿卡圖巴〉<sup>[3]</sup>講述一名記者為了為報章撰寫致敬文，尋訪一名一生致力收集、謄寫和保存口頭文學和民謠的老人。記者展開漫長曲折的旅途，但路上遇到的人竟然都說出與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陳述。

這個故事在兩個重要的層次上作了很精彩的示範：一，它呈現出在局勢和政治動盪之秋（故事雖沒明示，但隱約提示了背景是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傳遞窒礙難行；二，記憶必定扭曲過去，即使撇除政治因素，歷史記載還是不可能準確的，口耳相傳的記載尤為如此。這是萬瑪才旦最精彩的作品，盡顯他善用不言於喻<sup>[4]</sup>、典故和相對的大師功架。

小說集其餘四則翻譯自中文，風格從他善用的不言於喻發展而成。作者堅決選擇從非歷史和（至少表面上）非政治的角度，或可說從昔日宗教痕跡尚存的心理角度，生動地刻畫出當今藏族社會的風貌。

從〈八隻羊〉開始，這些小故事活靈活現地刻畫出藏族社會夾在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之間的不穩定狀況。〈八隻羊〉以溫柔的手法，描繪一個寂寞哀傷的牧童，他不但失去了母親，八隻羊也命喪狼口。一天，一個孤獨的外來人短暫地越過牧童的放牧的草地和生命——然而，比起外來人，獨自顧羊的牧童因外間世界影像所受的驚嚇微乎其微，似乎沒有事情可以改變他存在的方式：外間世界對他根本毫無意義。

這則故事的風格既寫實又帶着一絲懸念，像是一種過渡。較近期的故事設定都是城市，或是鄉村與小城鎮之間的過渡空間，還加入新的元素：他加入了微妙的幽默感，以顛覆現實和既定想法，並取代昔日的超自然和諷喻元素。這種新的諷刺風格加上不同的語調，為每篇故事帶來更輕鬆流暢的現代詮釋。

譬如，〈第九個男人〉就以寓言和重複的對句，描寫女角在巧合或狀況迫使、而非自行選擇的情況之下獲得了自由。萬瑪才旦筆下自由的女性角色眾多，但自由是有代價的，故事輕描淡寫的語調背後也藏着淡淡的苦澀。

〈烏金的牙齒〉首次於 2011 年 5 月的文學評論刊物中發表，是萬瑪才旦幽默的好例子：這篇（自傳）故事描述小學生的最好朋友獲認證為活佛，即轉世的喇嘛；他死後的牙齒必須被找出並放在

舍利塔內，但真正的舍利子卻難以分辨……[萬瑪才旦](#)以溫和的語調，諷刺這些廣為流傳的宗教信條近乎盲目的信仰，透過小男生天真的眼睛來提出叩問。

〈塔洛〉是此小說集中最後一個翻譯自中文的故事，因同名改編電影而揚名於世，自 2015 年 8 月威尼斯電影節首映以來獲得一致好評。

在近作〈塔洛〉中，[萬瑪才旦](#)再次描寫面對世界不斷變遷的孤獨牧民，他們既沒有所屬的地方，也沒有社會地位。這是[萬瑪才旦](#)為大銀幕改編的首個故事，標誌着他的作品變化。此前其他短篇小說都是他內心世界的一部分或某種冷靜的內觀，遠離世上繁囂，包括電影製作。

他的短篇小說既傾向越來越集中分析個體在現代世界中迷失的微妙心理，也同時保存着古老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他似乎在不斷增加故事的留白，如同最好的中國畫。

---

<sup>[1]</sup> *Neige, seven short stories by Pema Tsedon*, 2012 年, Philippe Picquier 出版, 2016 年 10 月袖珍本。(三則藏文短篇故事由 Françoise Robin 法譯, 四則中文短篇故事由 Brigitte Duzan 法譯)

<sup>[2]</sup> 可參考 *Development and 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Literature*, Riika J. Virtanen 選, 收錄於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Lauran R. Hartley 及 Patricia Schiaffini-Vedani 編, Duk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2008 年, 頁 256。

<sup>[3]</sup> 萬瑪才旦已自行中譯前述三篇故事, 在中國編輯後, 收錄於 2011 年出版的合集《流浪歌手的夢》中: 〈人與狗〉, 頁 42; 〈崗〉, 頁 86; 及〈尋訪阿卡圖巴〉, 頁 112。

<sup>[4]</sup> 根據卡內提對《論語》的評論, 重要的並非孔子談及甚麼, 而是他對甚麼避而不談。(《孔子與論語》)